

【城记】

【街巷】

## 市井·诗境

□施永庆

他们都说,曲水亭街是从唐诗宋词里走出来的。在我看来,这是一条在诗情画意与市井繁华间停住的老街。

与友人在老街漫步,时光在此陡然慢了下来。一条清澈的河流两岸,青瓦白墙的四合院鳞次展开,斑驳沧桑。岸边垂柳堆烟,帘幕重重,荫蔽着一脉清流,几许庭院,使得小街更加幽深。河上几座小桥有平有拱,或与小院人家相连,或与小街胡同相接。后宰门街、小兴隆街、涌泉胡同、泮壁街等窄窄的巷子曲径通幽,青石板路浅浅深深,让人暗想,沿着这条时光隧道,是否可以回溯到某个时代的古朴清雅中呢?

路旁帆布凉棚下,藤几一方,紫砂一壶。茶社老板殷勤相邀,“泉水泡茶”的话语停住了我们的脚步。淡淡的茶香里,友人闲说起北魏郦道元笔下的老街。珍珠、濯缨、腾蛟等众多泉竞发,蜿蜒北流,人们建造了流杯池、曲水河并亭。闲暇之时,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。清流激湍中,酒觞顺流而下。当它停下的时候,便有诗词佳作借泉而生。士大夫们如此精致的游戏奠定了曲水亭街闲雅的基调。后人们在亭边建茶舍,开书肆,弄金石,设棋枰,“闹中取静下盘棋去,忙里偷闲泡碗茶来”之句不脛而走,成为一处“琴棋书画诗酒花茶”汇集的好地方。

原来如此。“亭”即是停。只有停下匆忙的脚步,才能在茶与酒中细细品味生活不断延续的微妙与奥妙。而我们,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时候,多久不曾静下心来,静坐一隅,在一杯茶里品味难得的安静?

说罢曲水亭街的老事,我们默契地不再言语,看着清清的河水在身边流淌。如今的曲水河已被裁弯取直,老街一半是路,一半是河。路上游人意态悠闲,且行且停,河里清泉不着纤尘,澄碧空明,人与泉各有各的目标,并行在一条老街上。水与路间,新柳在风中微动,万缕千条轻拂着河水。水藻仿佛柳的影子,在水下的世界里参差摇曳,自在漂游。让人揣测的是,此处水藻之绿,何以惊心动魄?

不时看见访泉的人们,从古旧的院落中走出,在河边发出一声声赞叹。不远处,有女在桥下浣衣。随着她撩起水花的动作,想起了明人王初桐的竹枝词:“曲水亭南录事家,朱门紧靠短桥斜。有人桥上滴裙坐,手际漂过片片花。”数百年时光眨眼而过,诗中景象依旧在眼前,使得老街古旧中透出活力,沉静中显出生气。

一壶茶淡,我与友人踏石板路沿河而去。穿过剪纸、面塑、蛋壳等特色民俗小店,路北头便是著名的百花洲。这儿已不复昔日水波浩淼的旧貌,仅是一方浅浅的池塘,但它却与曾巩的百花台、赵孟頫绘“鹊华秋色图”、李攀龙的“白雪楼”有着一个极美的渊源。岁月流转,只留下一个美丽的传说。抬眼间,看见“大明湖”的彩绘大门,才恍然明白,曲水亭街到了尽头,而泉水依旧向着生满荷花的大明湖而去。那儿的也是满城的泉水奔流入海的开始。

想起来时走过的街区。那里,有着舌尖上的芙蓉街,有着出产状元的鞭指巷,有着明清时的权力中心德王府、巡抚大堂,还有着传承千年的府学文庙。而我们,经过这层层叠叠的富丽繁华与悲欢离合,从曲水亭街向北,走向盛产风景与诗词的大明湖。无意间,竟然是一个从市井向诗境行进的过程。路终于此,诗始于斯。如果在此回首,会是一个彼此重复的过程么。

友人吟起曾巩的《百花台》诗:莫问台前花远近,试看何似武陵游。武陵人之游,不过是一场桃花旧梦,而我的湖,却是一片大明。想到这里,我们向着春意盎然的大明湖而去。

□张永红

## 一杯扎啤沁心脾

南风劲吹,天气渐热,街头巷尾的扎啤屋又开始热闹起来了。

扎啤是咱济南人对纯鲜啤酒的一种俗称。相对于瓶装啤酒而言,扎啤未经高温杀菌处理,保持了啤酒的丰富营养和新鲜口味,因此口感鲜美清爽,拥有众多“粉丝”。

济南因泉而名,水质优良。自古好水出好酒,水是酒的灵魂。用泉系地下水酿制的啤酒口感纯正,独具风味。泉城人对扎啤情有独钟,有资料统计,济南曾有过日销鲜啤400万吨的记录,相当于80万杯,远超素有“啤酒城”之称的青岛,在全国各大城市独占鳌头,故而啤酒市场曾有“得山东者得天下,得济南者得山东”的说法。

说起济南的啤酒企业,其辉煌时期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。鼎盛时期,曾拥有三家啤酒厂:中有济南啤酒厂,南有白马山,北有黄台厂。三家酒企呈三足鼎立之势,牢牢占据着济南市场,外地品牌很难有立足之地。



▲当年北冰洋啤酒的酒标

家住玉函山北面,在客厅或阳台南望,抬眼就看见那一道黛青色峰顶,如一尊巨大的青玉卧佛,在澄净的天幕下静默着。

周末,约了两个朋友登家门口的玉函山。从谷底西侧山坡拾级而上,石阶尽头的坡顶是三间破败的石庙,庙前立有清康熙年间石碑,从碑文记载可知此庙为三仙官,宫内供奉守山门的卫士王灵官,所以也叫灵官庙。两间大的坐北朝南,一间略小的,坐东向西,那门前静默的石碑,翠柏和唐槐,那精美的拱门穹顶,虽残破却难掩苍劲古朴风貌。

绕过三仙官,依山势继续往东北方向走,是一条蜿蜒在半山腰,状似月牙的环形山路,踩着羊肠土石路如履云梯,山势回旋掠过一道山弯,就到了佛峪寺。斧凿刀削的崖壁上雕刻有近百尊石像。从一些依稀可辨的题记可知,凿窟造像的过程由隋至唐长达300余年,共为我们留下了33窟近百尊精美的造像和各种题记。走到近前,细看低矮处几窟佛像,造型别致多样,衣纹生动流畅。仰面向高处看去,镀了金身的释迦牟尼佛,身着彩衣的弥勒佛,无一例外都顶着一张辨不出五官的黑脸,那原本慈悲平和的眼眸在世人看不见的暗处,无奈地与我苍生对视。佛祖伸开的手掌承接了千百年的风雨侵蚀,却没能躲过那个疯狂年代疯狂人们手中的铁锤,他们向着普度众生的宝相,狠狠砸了下去。

古老的摩崖石刻和佛峪寺坐落在半月形的山谷里,这条山谷被称为西佛峪。环形的峪沟若一个幽深巨大的天井,沟底古树参天,因在山背阴处,四季不见阳光照射进来。树干树枝多细瘦盘桓,藤类植物自树根部缠绕至顶,复又丝丝缕缕垂下。

山涧一脉细流,蜿蜒无声,这

其中的老大哥——济南啤酒厂原为建国前成立的济南酒精厂,1975年开始转产啤酒,当年5月18日生产出济南第一瓶啤酒,泉城市民从此喝上了自己生产的啤酒。其拳头产品“趵突泉”啤酒因酒标颜色为深黑色,被市民亲切地称为“黑趵”。“趵突泉”系列啤酒曾长期独霸泉城啤酒市场,占据80%以上的份额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曾多次获得省部双优称号,也曾连续多年成为新华社、中央电视台等单位的专用啤酒。

位于市区西南部的白马山啤酒厂也曾辉煌一时。该厂始建于1954年,原为郊区石料厂,1981年开始转产啤酒。它在国内首家采用独特的全露天发酵工艺,生产的“白雪”、“北冰洋”啤酒一鸣惊人,曾在轻工部啤酒评比中斩获头名。当年“北冰洋”啤酒名扬省内外,拉货的汽车常常排到厂门外。当时年轻人结婚,单位工会都会送一箱北冰洋啤酒作为贺礼。

1990年底,白马山厂和济啤实现强强联合,组建了济南啤酒集团。

位于小清河北岸黄台山附近的黄台啤酒厂成立于1987年,是三厂中建厂最晚的小弟,其生产的“飘雪”、“冰清”啤酒当年也曾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进入21世纪,本土啤酒厂开始走下坡路。2009年,青啤集团最终完成对济啤的收购,考虑到市民对本地品牌的感情,保留了“趵突泉”

就是西佛峪的蕊珠泉。蕊珠泉水自石刻造像的岩壁缝隙渗出,滴入下方人工开凿的方池。当年水流盛大,清代济南诗人杨致祺描写此景说:“飞瀑半空落,悬流万仞直。”

原路返回三仙官,继续登顶。瞥见古庙西侧一条羊肠小道儿深入密林,不知去向何处,一行人陡升好奇之心,遂临时商定改变原登山路线,沿着小路,向西进入柏树林。山路借柏树间的空隙顺势而就,狭窄处仅容一人通过且两足不可并立,很多地方枝杈横出须放低腰身才能通过。左手七八尺外峭壁如瀑,右手半尺处即是百丈悬崖,树下土路多被滑草覆盖,每前进一步都须脚下立定踩实,两手紧攀树干。相扶相携着走出去约一公里,直到手脚并用攀至一道凸出的山脊上。

眼前豁然开朗,北望泉城如一盘棋局,楼宇若棋子紧聚罗列,向西南而望铁塔林立彩旗飘扬。身处的山脊由巨石堆叠而成,绵延几个山头。临风而坐,望向前方山脊,一棵柏树从巨石间斜斜伸出约两臂长,自成绝景,石壁外侧一方不大的洞口遥遥悬在峭壁。

稍事休息,继续攀着巨石向东南面山顶行进。出密林东南方向就是玉函山顶,壁立万仞,一大片白石晃得眼花。沿依稀可辨的小路,行至高约三丈近乎直立的峭壁前,几人往左右都没寻到可行的山路,难道没路了?

正犹疑着,朋友看见峭壁上有攀爬的痕迹,沿着石壁缝隙摸索上行,手抓紧石壁上的凸起,一步一蹬攀到半腰,不经意间余光看向身侧,悬崖断壁深不见底,感觉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深谷,不敢回望。从山脊走来直至攀崖这段路,是此行最艰难的,至今想来仍胆寒不止。

四人聚齐,看向四周,定位身

啤酒品牌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本地啤酒厂生产的瓶装啤酒还很少,以生产散装鲜啤酒为主,人们多用大碗盛、用暖水瓶装,济南人爱喝扎啤的习惯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培养的吧。

那时候卖鲜啤的摊点还比较少,鲜啤酒也不像现在用精巧的酒桶盛装,啤酒屋里都装着一个一人多高的立式啤酒罐。每天上午厂家会派一辆洒水车一样的运酒车到各摊点送货。运酒车来到门前,下一个工人,二话不说,扯出一条长长的塑料软管,接到屋里的大啤酒罐上。“嘟嘟嘟”一阵响声过后,酒罐灌满了,卸下软管,再奔下一家店铺。等待已久的酒友们纷纷向前,争相尝鲜。

大概从1998年起,济啤开始推出桶装扎啤。一时间,天蓝色的方形扎啤桶遍布街头巷尾,喝扎啤撸串成了“标配”,也成为颇具济南特色的一道街头风景。2015年春,银白色的圆形不锈钢扎啤桶又取代了原先的方形塑料桶,显得更洋气、更时尚了。当然,价格也从最早的一杯1.2元上涨到如今的2.5元甚至3元了。

无论是在春暖花开的春日、烈日炎炎的盛夏,还是落叶萧萧的深秋、雪花飘飘的寒冬,坐在啤酒屋里,来一杯新鲜的扎啤,看着金黄色的酒液中点点气泡如泉眼里冒出的串串珍珠,还有那洁白如雪的泡沫挂在杯口,轻啜一口,神清气爽,沁人心脾,一天的疲劳和心中的烦恼随之烟消云散。

一位老朋友曾借用苏轼的《惠州一绝/食荔枝》一诗中的诗句,表达了众多酒友的感受,那就是:“日饮扎啤三两杯,不辞长做济南人。”

处的位置。玉函山顶有两层断崖,两层断崖间是一片长势极其茂盛的柏树林,我们刚刚攀上这片处于低处的断崖,恰好就到了这居于中间的柏树林里。树林深处是更为陡峭的最高峰。虽仍未登顶,非专业登山的我们却再不敢任性前往。穿林而过向东行走,树木自岩石缝隙旁逸斜出,左侧两三丈开外即是断崖深谷,我们在两片峭壁中间的山林中,小心地贴着右侧的山崖根儿前后排队缓行。因为人迹罕至,这条路鲜有人走,须细看才能辨出曾有人走过的痕迹,直到绕过三个山弯,与三仙官东向的山路会合,我们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才算真正放松下来。

阳光似一条条披挂着金光的利箭,万箭齐发射入山林,闪闪烁烁。古老的石阶苍凉潮湿,我们避开湿滑的落叶,跳跃着踩在裸露的石板上。路边一个石窝,引得我们走近细看。斧劈一样的崖底,倾斜着凹成一个开口的浅穴,不足一人高,只能弯腰探进。洞口一手臂高的石碑乍看只是一块站立的石头,须得贴近了,才隐隐辨出“某某修道处”几个字。回想刚刚贴着崖根儿走时,曾见过几个同样的石窝子,想这陡崖密林深处,千百年来曾有多少隐士跋山涉水来到此地,寻个略略挡风雨的所在,打坐冥想,修身修心修德。

历经三个小时,终于登顶主峰。一座外观呈塔状的石庙吸引了我们,这是建于元代,儒、佛、道合一的三教堂,堂边有一泉池,曰王母泉。

许是西王母的玉函,千百年来频频润气,才有此山的灵秀险峻。立于王母泉边回望来路,见一白翅青足大鸟山林间盘旋翻转,时而没入丛林,时而直冲云霄。不知这青鸟依然在找寻街落的玉函,还是安心守护着这片山林?

【城市微旅】

## 青鸟街玉函

□崔青